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一

虞書

集傳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

陸氏德明曰虞書凡

十六篇十
一篇

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

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

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政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夏氏僖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薛氏季宣曰虞書詳於舜而略於堯追記可知○黃氏鎮成曰堯典雖言堯事而自疇咨

以下實爲禪舜張本。三謨等篇亦舜時事。所以均謂之虞書也。○王氏樵曰。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

堯典

集傳

堯唐帝名。

孔氏穎達曰。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

胡氏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也。○朱子曰。看來堯舜只是名。

說文曰。典從册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册載堯

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

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董氏鼎曰。篇題下每書古今文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之

分耳。非以字

畫言辭論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孔氏穎達曰。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經之與典俱訓

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程子曰上古世溘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呂氏祖謙曰二典與它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集傳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

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

德如下文所云也

朱子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

曰者猶言其說如此

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

無所不至也

蘇氏軾曰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

爲名允迪乎。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

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

呂氏祖謙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

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

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

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

黃氏度曰：安安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

允信克能

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

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

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

呂氏太臨

曰：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閒也。

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

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

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

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史述帝堯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在於己身有此四德。又能信實恭

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也。○林氏之奇曰。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爲大功者。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爲大功也。○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着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爲首。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閒意思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勉強也。○真氏德秀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金氏

履祥曰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煥乎其有文章
思言其運量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蓋盛德從容之極
恭讓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真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
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朱
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
人之德而又曰文思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
欽明卽惟精惟一文思卽允執厥中也○王氏充耘曰或謂
書以道政事故堯典篇首先言功而後言德及觀吾夫子曰
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本言堯之德巍巍乎其有成功
則言堯之功其先德後功雖與先功後德不同然於功德二
者皆以巍巍乎三字稱之無異辭遮知夫子所言史臣所記
辭異旨同初非有意以功德爲先後而表是書爲政事之編
也○呂氏柟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
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積
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以欽爲先者德之
始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董氏其昌曰堯德只一箇欽爲
主欽之昭晰處爲明欽之經緯處爲文欽之謀慮處爲思而
欽之形現出來是爲恭爲讓纔有此德便有此光華這光被及四表以至於上下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集傳 明，明之也。俊，大也。

朱子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與文王克明德同。堯之大德。

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禮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鄭康成注。

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

舉近以該遠。五服

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孔氏穎達曰：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

有服。○朱子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

睦親而和也。

王氏安石曰：睦

者交相親也。

平均章明也。

金氏履祥曰：平均齊無偏章品節有文。

百姓畿內民庶也。

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

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

陳氏大猷曰：於如詩於穆之於。蓋神

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侔矣。

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

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程子曰。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林氏之奇曰。堯之德。其見於充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唐氏聖任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也。○朱子語類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真氏德秀曰。欽明文思者。眾德之目。俊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陳氏樸曰。以脩齊治平論此章。始於司馬公稽古錄。朱子從之。真氏又揭此章冠大學衍義一書。且以爲大學之宗祖至論也。○王氏充耘曰。此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者也。○王氏樵曰。上備舉堯之眾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

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

附錄

孔氏穎達曰。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

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蘇氏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林氏之奇曰。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晏子曰。使吾父之黨。無不乘車。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妻之黨。無有凍餒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時雍者。程氏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集傳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厯象授時之官。孔氏安國曰。重黎之

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朱子曰。羲和若順也。昊

卽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其六人未必是。廣大之意。厯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

之屬是也。

王氏安石曰。歷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

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

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

五星為緯皆是也

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陰陽之精其本

在地而土發於天者也。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朱子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辰以日月

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

陸氏德明日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朱子

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

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

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集說

孔氏穎達曰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據此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呂刑稱乃命重黎傳云重即義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府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夫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辰日月所會者舉其八

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也。命義和。命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歷而授人也。○王氏安石曰。古聖人重歷數。至周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歷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脩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歷。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它皆可推。○林氏之奇曰。改正朔始於周。古惟用夏正。人時。但言民時也。○朱子曰。義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歷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機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只是天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天道左旋。日月星竝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歷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歷家言天左旋。日

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皆左旋。但天之行疾於日。天一日一周。更攬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壓繫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呂氏祖謙曰。作歷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真氏德秀曰。敬之見於經。始此。○黃氏鎮成曰。天體蒼蒼。無以測其旋運。古之聖人。乃舉二十八舍。推晝夜之所移。以分度限。一歲而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因列舍之方。析而爲四象。因日月之所會。布而爲十二次。天體於是可推。四時於是可正。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北方七宿。曰奎婁胃昂畢觜參。有白虎之形。南方七宿。曰井鬼柳星張翼轸。有朱雀之形。謂之四象。自南斗至須女。曰星紀。須女至危。曰玄枵。危至奎。曰娵訾。奎至胃。曰降婁。胃至畢。曰

大梁畢至東井。曰實沈。東井至柳。曰鶉首。柳至張。曰鶉火。張至軫。曰鶉尾。軫至氐。曰壽星。氐至尾。曰大火。尾至南斗。曰析木。謂之十二次。故經於春曰星鳥者。以見四方列舍之有四象之形也。於夏曰星火者。以見一歲日月所會之有十二次也。於秋曰星虛於冬曰星昴者。以見象次皆列舍之所分也。中星所指。定正南之位。分二十四氣。以察四仲所指之星。綴日於天。正虛一度。則爲冬至。昴宿昏見於午。斗杓指子。爲仲冬之中氣。隨時遞轉。可以類知。○二十八舍度最多者。莫如東井。三十三度。通志三十四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六度。通志二十五度。度最少者。莫如觜觿。二度。通志一度。其次莫如輿鬼。四度。通志二度。○陳氏櫟曰。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復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陳氏雅言曰。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歷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潘氏士遴曰。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而日以推月。月以推歲。歲成而分至啟閉。始得不爽其候。天之元氣。無形可見。只觀斗綱所建之辰。凡日月一歲十二會也。二十八宿。日月常經行其度。金木水火土。隨時過宮。但有遲速耳。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地無石處皆土。是星與辰一也。

案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像。歷象首及於日。蓋因日由黃道行有恆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

有恆度。故歷象先測太陽而後及諸耀。是日行為諸耀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為經。所以定諸耀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於星也。所謂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為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為準。蓋諸耀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為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後世又參以地圓之理。地心地面之說。而因地以測諸差。法益加密焉。是故歷象日月星辰。為作歷之綱。綱既定而後歷可成。其曰欽若敬授。實古聖敬天勤民之至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集傳

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

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

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

地理今釋。嵎夷。今朝

鮮地。案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禹貢雖指。援據後漢書以嵎夷為朝鮮地。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表之語。薛季宣書古文訓謂嵎夷海隅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為日暘谷者。取日出之義。孔氏安國曰暘明。三海州皆非也。

下明故義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稱暘谷。

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歷

日月而迎送之意。張氏守節曰言作歷。玆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出日。方出

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

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朱子曰。平秩東

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蓋以歷之節氣早晚。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

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

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

朱鳥七宿

孔氏穎達曰。總舉七宿。春分之昏。朱鳥七宿皆得見也。

唐一行推以鶉火爲

春分昏之中星也。

金氏履祥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星爲星鳥。未爲鶉首。巳爲鶉尾。

是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

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堯於義和之內。乃分命其義氏而字仲者。○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政。○馬融

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蘇氏軾曰。義和之任亦重矣。堯都冀州。而其所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故使往驗於四